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程家钧 主编

现代
俄语与
现代
俄罗斯
文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国家社科基金“八五”规划项目

程家钧 主编

程家钧 袁振武 编著
徐记忠 李开伦

现代 俄语与 现代 俄罗斯 文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现代俄语与现代俄罗斯文化

程家钧 主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11.25 印张 279 千字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 册

ISBN 7-81046-525-2

H·560 定价:16.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订)厂调换。

序

吴克礼

语言随社会共变。社会动荡愈烈,语言变化愈大;反之亦然。本世纪俄语的演变完全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俄罗斯经历了两次社会剧变: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这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都对俄语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从这一百年的俄语状况来看,它的发展呈马鞍形:在世纪初和世纪末的两大事件前后,变动很大,而处于这两大事件之间的时期,演变相对缓慢、平稳。

关于十月革命及其以后七十余年的俄语情况已在大量的专著和论文中得到阐明,此地毋需赘述。至于由苏联解体引起的业已开始的俄语激变过程,至今尚未结束,但已引起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的兴趣和关注。俄国国内不少语言学家纷纷发表文章和著作,对这一过程进行描述,对新出现的良莠杂陈的语言状态加以点评。他们对大量有悖语言规范的行为大张挞伐,对俄语现状深感忧虑。

若把在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两大事件的背景下俄语的嬗变稍加对比,就会发现,它们虽然都导致俄语的剧变,但因两者的性质不同,故引起语言的变异也大相径庭。十月革命旨在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因此旧的东西能废除的尽量废除,新的东西能创立的一定要创立。语言也不例外。这首先反映在语言最敏感的领域——词汇方面。数量巨大的新词新语(如:苏维埃、集体农庄、国

营农场等等,等等)应运而生。而反映旧的或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象和事物的词汇统统都打上资产阶级的或反动的烙印,在苏联时期出版的俄语辞书中均打入“另册”,如,социология, биржа труда, мэр(见 Ожегов,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苏联在进入“斯大林时代”之后,高度集权,事事按计划行事。指令性计划犹如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在苏联境内演奏出一支计划经济的经典交响乐。这支乐曲对俄语也不无影响。语言的发展在政权的严格控制之下,因此规范语在全国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

而今的情况与十月革命迥然有异。苏联解体揭橥对十月革命的否定。当沙皇的白蓝红三色旗重新在俄罗斯大地上高高飘扬之时,当双头鹰的国徽在总统办公厅庄严挂起之时,当尚未配上新歌词的沙俄国歌在隆重的场合再次奏响之时,那些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旧词、历史词重新粉墨登场,是意料之中的。而伴随着鳞次栉比的“麦当劳”、“肯德基”招徕顾客的广告,伴随着不分昼夜地在荧屏上播放的西方的电视连续剧,伴随着充斥于坊间的西方通俗文学的劣质译本,借词堂而皇之地“宾至如归”,甚至“反客为主”,也就不足为奇了。苏联时期“古拉格”群岛上居民的回归和复出,为标准语带来了为数众多的“古拉格”用语、黑话、粗俗的语汇和“村言野语”,也是理所当然的。可见,世纪末的俄语与世纪初的俄语不可同日而语。洋化、粗俗化、俗语化和旧词复活是本世纪末俄语的主要特征。毫无疑问,除上述特征外,俄语也一如既往地吐故纳新、新陈代谢,请昔日大红大紫的词汇进历史博物馆,同时根据需要产生并吸纳许许多多新词新语。

社会翻天覆地的变革犹如大浪淘沙,其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这样复杂的大背景下,语言的状况也是如此,这一时期涌现的新词新语良莠难辨,雅俗不分。当前,俄语仍处于激变之中,要在此时此刻下一断语,为时尚早。语言的嬗变和发展虽会受外来的影响,但不会取决于它,一纸命令对改变语言现状是无济于事

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语言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听命于行政命令,另一方面当前的俄罗斯,指令性的文件作用不大,整个社会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因此只有等这一过程告终,才可能对这个时期的情况作出比较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尽管如此,语言学家的工作不可能在这个变革打上句号之后才开始。他们应该密切观察整个过程,静观变化,周密调研,积累材料,细加分析,随时总结,找出规律。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程家钧、袁振武、徐记忠、李开伦等四位学者在程家钧教授的主持下早在十年以前就着手这项工作。之后,这一工作得到国家的关心和支持,成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他们翻阅了苏联解体前后出版的有关俄语变化的大量论文、专著以及报章杂志,广泛收集、仔细研究、精心梳理最近十余年来新鲜的语言素材,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学者的有关论点加以评述,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项工作前后历时十余年,成书一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此书脱稿后,经七位俄语教授评审,获得一致好评。这部专著翔实地介绍了俄罗斯几位著名语言学家关于 80 年代后半期以来俄语发展的观点,并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评介了这一时期俄语变化的概况,对这一时期出现的新词新语的来龙去脉条分缕析,对各种语言现象作出了客观而审慎的评价。全书资料详尽,立论公允,例证贴切,结构严谨。他们所作的事情很有意义。因此,此书的出版一定会对我国的俄语教学和科研作出可喜的贡献。

1998 年 10 月 30 日

前 言

本书是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指南》立项的科研成果。

本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以来,俄罗斯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剧变,对现代俄语形成强大的冲击和影响。现代俄语在种种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下发生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在语言中最敏感、最活跃的因素——语汇方面:一些原词语衰亡,新词语大量产生,旧词语重新复活,一些词语的语义内涵和修辞色彩发生变化;特别是外来词尤其是美英外来词大量涌现和风行,成为当今俄语的一种时尚。在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下,现代俄语的变化并不局限于语汇层面,处于更深层次的语言规范也发生一定程度的动摇。研究现代俄语中这些新的语言现象及其社会文化原因,成了当前俄语界一项重要的新课题。

本书拟就现代俄语在当今俄罗斯社会剧变条件下发生的变化作一些大致的评介,并就现代俄语与现代俄罗斯文化的共变现象、社会文明与言语文明的相互关系、处于社会剧变条件下的当今俄语状况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本书第一、第二、第四章由程家钧撰写;第三章由袁振武撰写;第五章由李开伦撰写;第六章由徐记忠撰写。程家钧担任本书的框架设计和统稿。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手边资料不足,书中谬误恐有不少,敬祈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编著者

1998 年春于苏州大学

目 录

序	吴克礼
前言	
第一章 引论	1
第一节 关于‘现代俄语’和‘现代俄罗斯文化’的涵义	1
第二节 语言与文化是共变的	3
第三节 在文化影响下当今俄语的一个显著特点:自由化 ..	14
第二章 社会剧变与词语的兴衰	25
第一节 政治变革与政治词语的变迁	25
第二节 经济变革与经济词语的更新	46
第三节 复旧思潮与地名的更替	61
第四节 宗教复兴与宗教词语的再生	90
第五节 时代变迁与呼语的演变	104
第六节 生活形态与生活词语的变化	119
第七节 生活节奏与新缩略语、新截短词的风行	141
第三章 西方文化的冲击与英语借词热	157
第一节 对待英语借词热的两种态度	157
第二节 正常现象:文化交流与外来词的借入	159
第三节 不正常现象:崇美崇外与对英语借词的过度热衷 ..	183

第四节	借入外来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适度·····	195
第四章	自由化思潮与语言规范的动摇·····	204
第一节	正常语言规律:语言规范的渐进式演化·····	204
第二节	自由化思潮使语言规范出现一定程度的动摇·····	212
第三节	规范动摇之一:词义范围的超常拓展·····	215
第四节	规范动摇之二:语音、语法、书写领域的变动·····	218
第五节	规范动摇之三:修辞界限的模糊·····	226
第六节	规范动摇之四:构词方面的变动·····	234
第五章	社会动荡与言语文明的失落·····	241
第一节	文化传统和言语文明的总体延续·····	241
第二节	社会动荡造成言语文明的部分失落·····	253
第三节	言语文明失落的多方面表现·····	256
第六章	当今的俄语状况·····	274
第一节	90年代初关于俄语状况的一场讨论·····	274
第二节	社会的忧虑和“语言生态学”的兴起·····	291
第三节	纯洁俄罗斯语言的官方措施·····	303
第四节	如何看待当今的俄语状况·····	309
附 录	·····	315
I.	例词选录·····	315
II.	主要参考书目·····	347
III.	俄语例句出处略语表·····	349
后 记	·····	350

第一章 引 论

第一节 关于“现代俄语”和“现代俄罗斯文化”的涵义

语言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俄语经历了从“古俄语”到“现代俄语”的发展过程。“现代”这一概念在历史分期上，汉、俄语中都带有模糊性和伸缩性，从而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现代汉语词典》(1983)解释“现代”是“现在这个时代”，在我国可指“五四运动到现在的时期”(较广义的理解)，也可指“社会主义时代”(较狭义的理解)。在俄语中，“современный”是指“относящийся к настоящему, текущему времени, к настоящей, данной эпохе”，这里的“настоящее, текущее время”和“настоящая, данная эпоха”同样可长可短，从而“现代俄语”也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我国学者张会森教授在《苏联解体后的俄语》一文中指出：“广义的‘现代俄语’指的是‘从普希金到我们今天’这一历史阶段的俄语。狭义的‘现代俄语’则指‘我们当代的’俄语，即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аших дней”，他并援引了苏联科学院 1980 年版《俄语语法》序论中的说法：“从狭义上说，现代俄语应是当前人们在说话和写作时所使用的语言。”(《中国俄语教学》杂志，1996 年第 3 期，第 19 页)

本书要谈的是狭义上的“现代俄语”，具体地说，主要是 80 年代后半期以来在俄罗斯社会剧变影响下发生种种明显变化的“当今俄语”。

“现代俄罗斯文化”也是一个带有模糊性和伸缩性的概念。对其中的核心词“文化”，人们有各种广义和狭义的理解。

《辞海》(1980)中关于“文化”解释道：“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并且还可“泛指一般知识，包括语文知识在内”。

俄罗斯学者 E. M. 维列夏金和 B. Γ. 科斯托马罗夫在《语言与文化》一书(1990)中指出：“据最起码统计，仅在学术著作中，‘文化’这一概念的定义就达 200 种。还应考虑到日常生活中这一常用词相应使用时海绵般丰富的吸容性。在报章杂志上可以读到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音乐文化和象棋文化……按科学的理解，人们把人的任何社会活动的结果和过程之总和称为文化，将它与自然相对立，即将它与不依赖人的外部生存条件之总和相对立。因此，人的周围现实有自然和文化这两种形式。”(1^{*}，第 23 页)书中并说：“因此，文化作为社会现象，是一定数量的人群过去和现在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第 24 页)书中对“文化”的理解是很广义的理解，即我们周围除自然以外的一切：政治、经济、科技、艺术、道德、宗教等等，均属文化之列。

本书所说“现代俄罗斯文化”中的“文化”正是这种从广义理解的文化，“现代”则指“当今”，具体地说，主要指 80 年代后半期以来包括政治、经济、科技、艺术、道德、宗教等等在内的俄罗斯社会文化。

* 括号中的数字指书后“主要参考书目”中的论著编号，下同。

第二节 语言与文化是共变的

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语言变化的快慢,取决于社会生活、民族文化变化的快慢。

当社会生活急剧变革时,语言(尤其是词语领域)往往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已不止一次成为许多国家学者的研究课题。例如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 P. 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曾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语言变化作过深入的探讨,再如 A. M. 谢利谢夫等俄罗斯学者对苏维埃革命时代的语言变迁也作过详细的研究。

1928年,谢利谢夫在莫斯科出版其《革命时代的语言》一书(后未重版),阐述了“对近些年来(1917—1928)俄语的观察”,我们从书中可感受到那一时代及其语言变化的气息。书中写道:“革命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在俄罗斯各阶层中引起极强烈的震动。近些年来由于种种社会条件,居民(主要是城市居民)间关系极度强化了。而由于这些运动和关系,产生了极强烈的语言活动:表达自己对所发生事件的态度,与亲友交谈自己的感受,讨论各种问题,并对一些个人和群体的感情和意志施加影响——这一切使投身革命运动的居民的言语活动加强了。”(转引自《俄罗斯言语》杂志,1991年第1期,第88页)革命密切了人际关系,从而也活跃了言语交际,而语言适应时代的需要,就在这种空前强化的言语交际中迅速变化和发展。书中描述了当时带有强烈革命色彩的社会语言。这一时期大量政治词语活跃起来,例如:агитация, агитатор, пропаганда,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 антирелигиозн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антирелигиозник ……由于特定社会条件,许多政治词语、社会词语来自于军队:армия, авангард, линия, ряды, фронт(如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 фронт,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й фронт, боевой фронт труда,

фронт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фронт учёбы), кампания (如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ая кампания, кампания выборов в селком) ……; 海军用语 держать (брать, ставить) курс на что-либо 普及到政治、经济等领域 (如 держать курс на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ю страны, брать курс на вовлечение в работу беспартийных), 甚至海军口令“даёшь!”也用于社会口号 (如: Даёшь повышение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и труда! Рабочий, даёшь паровоз! Крестьянин, даёшь фронту хлеб!), 有时还用于日常情境 (如:与会者嫌会议太长要求结束会议的用语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даёшь!). 当时出现了种种斥骂政敌的词语:соглашатель (多指其他社会党、民主党代表), социал-изменник, социал-предатель (多指孟什维克), белогвардейская сволочь, лакей буржуазии ……。这时,许多缩略语迅速时兴起来:фабзавком, местком, селком, агитпропщик (鼓动宣传工作者), политпросветчик (政治教育工作者), совнарком (人民委员会,即 совет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 等等。有人把一些新词语向农民列表调查,多数农民不知其意,感叹道:Ей-богу, перевод нужен! (真的,需要翻译!)对 совнарком,有的人不知是指什么机关,有的人猜测是指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тет。当时还出现一些怪异的缩略语,如 Эс-эс-эс-эрия (苏联),后未通用。由于革命的需要,人们往往把话说到绝处,从而形容词最高级形式普遍流行起来,如 самым решительным образом, широчайшая компания, колоссальнейший сдвиг,甚至 наответственнейший член。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社会上出现藐视礼节的言语粗俗化倾向,这与上层领导的言语影响不无联系:斯大林在党的十四大上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Когда тов. Молотов прислал мне эту статью, ... я ответил грубой и резкой критикой. Да, товарищи, человек я прямой и грубый, это верно, я этого не отрицаю。同时,社会上还出现藐视语言规范的倾向,如 Слово для доклада имеет тов. Л. (不顾变格

规则), Приступая к работе в кассе не было ни копейки。(不顾副动词和标点规则)。从谢利谢夫对革命时代语言变化的观察,可明显感觉到社会剧变对语言变化的影响之大。(该书的节选,请见《俄罗斯言语》杂志 1991 年第 1 期,第 88~102 页)

语言与文化是共变的。当社会文化进程缓慢时,语言进程也随之缓慢。60 年代下半期到 80 年代上半期,苏联社会处于通常所谓的“停滞”(застой)时期,这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现代俄语的进程也处于相当迟缓的状态。当时我们阅读俄文报刊,没有多少困难,遇到少数疑难,只要查阅手边词典和其他工具书,一般便可解决。

可是从 80 年代后半期开始,情况明显不同了。随着俄罗斯社会文化的急剧变化,阅读俄文报刊日渐困难。我们在报刊阅读课教学中便深有感受,选材和备课所需时间比以往多得多。当今俄罗斯报刊中,新词语比比皆是,现有辞书中已无从查见,即使查见,其中词义与报刊词义也往往“风马牛不相及”,须根据语境、构词等来判断和推测。有时这种推断不太困难,但有时则百思不解。试举例说明:

90 年代初,我们在报上初遇 челнок 一词: За скупщиками одежды из Москвы в Пекине закрепилась кличка “челноки”; “Челноки” зарабатывают свои доллары и рубли тяжёлым трудом。(Пр. *, 12.12.1991**)该文副标题为:Московские перекупщики в Пекине。查阅词典,其中 челнок 的词义是“〈纺织〉梭”,从语境不难看出 челнок 在文中是靠隐喻生成的新义,指“穿梭往来

* 指《真理报》。俄语例句后括号中的期刊名缩略语全称,请查书后“俄语例句出处略语表”,下同。

** 指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俄语例句后括号中报纸出版日期的排序为:日一月一年,下同。

从事贩卖的转卖商”，“倒爷”，实际上已成新词。人们生存的新的经济条件生成了这种职业，从而也就生成了 Челнок 这个带有明显口语、俗语色彩的新词。该词迅速进入报刊和日常言语，成为常用词。由于贩卖商有男有女，又派生出表女性的 челночиха，челночница：Я работаю по иному профилю. Я—“челнок”. Точнее — “челночиха” на трассе Москва—Вильнюс. (Нед., 1993, №25*) Истина оказалась такова, что все эти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цы выполняли роль “челноков” или, вернее, “челночниц” ... (Изв., 30.10.1996);同时,由于社会的实际需要, челнок 还派生出相应的形容词和动词: челночный, почелночить。人们对这种新职业的态度是矛盾的: Отношение к “челнокам” у нас двоякое: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они нужны, с другой—именно эта категория лиц особенно изобретательно уклоняется от налогов. (Изв., 20.07.1996)人们对 челнок 词义的理解也是不稳定的: В. Г. 科斯托马罗夫在《时代的语言趣味》一书(1994)中将该词定义为: лицо, занимающееся переброской товара для выгодной продажи через границы страны(6, 第 118 页),指“国际倒爷”,《消息报》记者 Э. 侯赛因诺夫、Г. 恰罗杰耶夫在有关报道中也确认这一定义: Редакция поручила нам на две недели статью “челноками”. Теми самыми россиянами, профессия которых—частная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Изв., 21.08.1996);但 1996 年, Е. Н. 格金娜却撰文认为 челнок 这个“从 90 年代初开始使用”的新词,指 лицо, осуществляющее перемещение приобретённых им товаров из одного пункта в другой с целью перепродажи и получения денежной прибыли (РР, 1996, №6, с. 54),意思更广些,即 челнок 的穿梭范围不一定是“国际”,也可“国内”。这些倒爷在国

* 指第 25 期。俄语例句后括号中的 №× 指期刊的期号,即第×期,下同。

际、国内(主要是国际)的活动极其频繁,当今俄罗斯时代甚至被人称为“эра челноков”。由于经济变革的形态,新的 челнок 一词广泛使用,而在现有词典中,包括《50—80 年代俄语新词词典》(1995)中无从查见。

能说明语言与文化共变的另一个颇为有趣的例子是与 лимон (柠檬)同音同形的俗语词 лимон(百万, = миллион)在社会生活中的起落。1991 年起俄罗斯流行起 лимон(百万)来,例如:В этом месяце лимон заработал! (Изв., 02. 03. 1994)对于表“百万”的 лимон,《论据与事实》周报猜测是因为与 лимон(柠檬)“二者谐音”生成的新词。实际上该词在乌沙科夫词典(1938)中已经收入。1920—1923 年货币贬值时期,лимон 表“100 万卢布的钞票或钱数”,词典中注明:простор., устар.。1993 年 2 月 20 日《共青团真理报》介绍过当时的贬值情况:“1922 年乘一次有轨电车要 10 万卢布。一普特面粉要 100 亿卢布……正是从 20 年代开始,1000 卢布称 штука, миллион 称 лимон,而 миллиард 称 лимонард。”(转引自 Л. А. 巴拉诺娃一文,《俄语在国外》杂志,1994 年第 3 期,第 26 页)。现在,俄罗斯经济大变革中再度出现货币严重贬值,带玩笑、讽刺意味的旧俗语词 лимон 重又风行了起来。1996 年 8 月 3 日《消息报》刊登一幅漫画:一位母亲给男孩出了一道算术题:У тебя было 3 лимона. 2 ты отдал Кате. Сколько у тебя осталось? 男孩将“柠檬”误解为“百万”,问道:Рублей или долларов? 但愿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好转,生活中流行的俗语词 лимон 重新回归词语的消极层。

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第二年春我们接触到 совок 一词。1992 年第 3 期(1 月份)《星期》周刊刊登记者对主演影片《小薇拉》、后去好莱坞拍片归来的影星 Н. 涅戈达的采访。涅戈达谈论在美经历的感受时两次使用 совок 一词:Первый контракт, который мне предложили, был для “совков”; Мода на “совок” и

на советских актёров с их шармовым русским акцентом на моих глазах за два года упала... 词典中 совок 是指“簸箕;小铲;勺”,此处显然“牛头不对马嘴”,也无隐喻之意,由于涅戈达是在谈苏联演员在美遭遇,根据语境和词根,前句中的 совок 估计应指 советский человек;但这一推测并不适合于后一句中的 мода на “совок”。这位影星在采访中曾说: Мне тоже помог случай и шумная мода н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从而后句中的 совок 似指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但词首未大写,令人不解。此后,совок 一词在报上又频频出现,均表带贬义色彩的 советский человек(一个新词出现之初,其词义往往会游移不定。涅戈达所说的 мода на “совок”当属误用),并很快派生出新词 совковый, по-совковому, совковость: По правде говоря, их [指国外来的犯罪者] почти и не воспринимаешь как иностранцев: и язык знают, и повадки “совковые” ... (Нед., 1992, №25) Кассиры присваивают деньги, кладовщики продают “налево” ... Всё по-нашему, по-совковому. (Куранты, 1992, №84) И я стараюсь себя успокоить, вспоминая ... облик Эстонии, которая очень быстро избавляется от глубоко ей противной “совковости”. (Нед., 1993, №51)

苏联政体的瓦解,引起复杂的社会反思,这种反思产生了 совок 这个被 В. Г. 科斯托马罗夫称为“постыдное слово наших дней”(РЯЗР, 1992, №5—6, с.62)的新词。他在1994年出版的《时代的语言趣味》一书中再次论述道:“1992年到处都开始闪现 совок 一词,表‘советский человек, гражданин бывшего СССР’,并带有鲜明的自我轻贬色彩。……民族正经历着为自己总体上并无过错的罪孽进行忏悔的时代,由于被错误指责为同谋所产生的羞辱感,交织着惶恐和受虐狂的心理。这个讨厌的词恰恰就是为此而服务的,它既表贬抑,又表嘲弄;既表侮辱,又表辩白。”(6,第